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珠江花舫

鄒子《樂生筆記》載江山船云：「江山近水人家，各置一巨舫，畫板明窗，巨麗宏敞。父蕩槳，母操舵，兄弟執纜，女任烹調。其女子率幼習絲竹歌舞，破瓜時，便使應客。臨風咳唾，若即若離，或一二姝，或三四姝，皆靚妝，將以誘過客，弋重資也。富商大賈，往往傾囊登岸，惡矣！」而不知廣東珠江花舫，其惡更有勝於此者。一老幕府沈翁，宜興人，自幼入粵，生平不履勾欄門，亦不娶，由壯而老，仍童子身。每見子弟喜北里游者，則笑之以鼻。醉後尤自誇詡，以為如來世尊，忍欲羅蜜，自家已得三昧，蓋尤勝焉，無不及也。歲積積羊已數萬金，囊橐累累，而御僕又嚴酷，錙珠必較。

一日，將回里買良田，築幽室，為歸隱計，不復為人家壓線作嫁衣矣。素聞花舫名，恐墮其術，乃再四檢擇，須無一女眷者，始登其舟。一日檢就，先運箱篋，安置圖書，而後辭別舊識，始解纜行。一舟為己坐，一舟載僕從，不甚華麗，亦無陳設，飲食亦不甚豐潔，遂帖然意肯。

行三四里，忽睹一好女子，淡妝素服，蓬頭鴉髻，而意態動人；啟艙後小窗，就水浣手，玉腕釧碰板鏘然。沈怒，呼僕不應；呼舟子，問女何處來？舟子大恐，伏地面無人色。女急走出艙，檢衽拜曰：「公勿怒，容妾緩稟陳，近情則留之，無理則逐之，惟公所使，未晚也。」曰：「試言之。」女流涕曰：「妾宜興人，姓劉，乳名小玉。幼隨父宦於粵，誤適惡少年，奩資供賭博，資罄而夫死，大歸，而父母又卒於官，百計營葬。孑然一女子，孀且孤，恐遇匪，陷娼家，思歸鄉里，剃髮皈三寶。欲自買一舟，既無資斧，又無婢媪，迢迢千里難獨行。欲附他人舟，又恐遭不測。素聞長者圭璧其身，乃奇男子，必能憐苦況，賜玉成。且妾鄰姆姆，又與舟人熟，故附寶舟行。倘賜援手，賤妾生死銜環，日於佛前諷誦，為長者祝千秋。若竟不許，妾當效湘累畢命，蓋捨此機會，永無歸期耳！」言已悲啼，詞旨酸楚。

沈愕然久之，曰：「附舟行，何不可，但不許入中艙耳。」女應之，即起入後艙，嚶嚶誦佛號。舟子亦拜謝。問諸僕，僕叱舟子，沈遂信。

久之，每進一餐一飯，贊甘美；舟子曰：「此小玉手段也。」每盥一巾一襪，贊勻潔；僕人曰：「此小玉湔浣也。」翌晨，抵小村落，思早饌，呼僕，尚酣寢，忽舟子掀廉進麵餅，味鮮美，問何來，曰：「小玉親上岸為公購來也。」一日，清晨擁被坐，忽聞骨冬一聲，舟子大嘩曰：「小玉為主人購早饌，上跳板失足落水矣！」沈披衣即起，開艙視之，果有數餅漂水面，眾果挈女子自水中出，衣裙盡濕，瑟縮寒顫，扶上船頭，將之後艙。聞舵工太息曰：「小玉僅此一套衣，又無可更換，不幾凍煞耶？」沈立命扶入中艙，女不應，眾如不聞；沈又言，眾曰：「公曾云不許入中艙，小人敢忘卻耶？」沈曰：「渠為我至此，忍坐視耶？」呼人，臥小玉於己衾中，鑽火代烘濕衣。小玉起著衣，含羞詣後艙，操作如故。沈由此心德小玉。

一夜人靜後，似鼠子入箱篋衣履，呼僕捕鼠，不應。將自起，見小玉睡眠錫澀，自艙後出，衣綠綢短襖，秉燭問鼠在那廂，公指示之，即為擺撲而後去。

一夜，江風大作，桅震震響若欲斷，案上燈檠忽滅。呼舉燭，不應。又見小玉徐徐籠燈入，披淡黃襖，就燈■火，纖指如筍，凌波如芽，略凝睇，又去。一夜，暴雨，水溜自篷隙入，衾枕卻當漏處，移就乾處，如故。呼僕不應，又見小玉挈衣襦，秉燭嫋嫋來，登榻跨沈身上過，代塞漏處，溜應手停，汗津津如珠，喘吁吁若斷，沈由是心更德之。欲挑與語，小玉遽攜燭而去。明日，沈忽病痢，僕人懶惰，恒早眠，自傷委頓，歎且泣。小玉聞之，即詣艙代調藥餌，司盥濯，極慇懃，數日病瘳。夜靜，小玉猶忍凍侍牀頭，不歸寢。沈憐之，挽其臂曰：「卿衣裳太薄，又為老朽侍疾，良不忍。何不權就僕腳畔眠？」小玉不答，促歸寢，亦不應。沈曰：「吾犬馬如長，卿齒稚，論年歲，當可為吾螟蛉女，眠何礙耶？」小玉點首，遂就腳後眠。

沈覺奇暖，勝於湯婆子；又有一種異香鑽入鼻，心大動，不能自持，逡巡起，與共枕，摩挲撫慰，口吃吃求歡，小玉曰：「不可，妾既孀，又視翁如父，翁又面許作螟蛉，若此之為，玷辱奚甚。」沈固哀之，小玉曰：「既蒙相愛，何必在此？」曰：「卿如能令我銷魂，當沒世不忘。且僕孤身獨行，慘與卿同，成就此好，吾之所有，即卿之所有。不然，卿即歸宜興，能枵腹活耶？」小玉不語，沈遂與之定情，備極纏綿，沈喜曰：「今而後，方知枕席之樂，勝於封萬里侯也。」小玉曰：「妾之清白，為君輕薄盡矣。」由是相處如夫婦，一切鎖鑰，悉付小玉。

忽聞兩僕逃，已而一短童亦逃，小玉頗駭詫，而沈獨不甚追究，計自解纜時至今，已八閱月，尚未至。小玉獨催促，而沈若不甚介意。久之，視銀篋盡空，問小玉，曰：「翁忘卻耶？僕盜資若干，僮盜資若干，日食柴米，翁病藥餌又若干，舟子支付船值又若干。」觀衣篋亦空，問小玉，曰：「翁不知耶？銀盡，不借此付質庫，將若何耶？蚌去能飛回耶？」沈戀小玉美，昏昏亦不甚盤詰。一日，舟子喜曰：「到矣。」沈欲登岸，小玉止之曰：「翁將何往？常言家無一椽，能露宿耶？故里聞翁挾重資回，必蠅集求告貸。謂翁之資斧已罄，誰信之耶？然則再求人，誰應之耶？岸上有妾阿姨家，頗雅潔，不如就彼處養痾。妾承翁錯愛，既不能樹貞節坊，亦不願別抱琵琶，且作臨邛棲止。家雖壁立，妾尚能拈針，量不致有庚癸呼也。」

沈思鄧山已頹，阮囊依舊，不得已，從之。入其家，果如女言，居以靜室，起居安善。女皇皇時出入，時來伴翁，寢時就他處宿。心疑不敢問，亦不敢出。突二三舊友來訪，皆粵之名幕府，驚詢：「何亦遄返？」笑曰：「返何處耶？何時返耶？」蓋沈舟居一載，日對麗人，舟子揚帆行數百里，又溯流退數百里，無論浙邦，且終未出粵界也。頃所居即小玉家，舟子即小玉兄弟輩，蓋名妓也。至是始恍然，乃相與乾笑，遂仍居廣為馮婦焉。

又一顯宦履任，登畫舫耗去五千，而歸與夫人言，夫人嗤之。曰：「卿勿笑，他日赴任所見若輩，恐亦能令卿銷魂也。」夫人大笑曰：「吾身無淫具，渠能為我作面首人耶？」曰：「不然。吾輩愛優伶，何曾非兩雄相愛；恐兩雌相愛，亦同此撲朔迷離也。」夫人更大笑，以為妄，且隱隱有醋意。後果買舟，遣女僕迎夫人。舟子女慧麗可人，能眉語，能目聽，舉止言動，無一不令夫人生歡喜心。乃拜為螟蛉女，朝賞暮宴，金玉珠翠，錦繡玩好，不計其數。船故緩緩行，日僅餘里，比到任，而夫人已妙手空空矣，且船值已累積，短百餘金。宦聞之，急遣僕持金贖取夫人歸署。再冉出蓮輿，登後堂，官遽躍出，撫掌笑問曰：「何如？」

懷儂氏曰：趙簡子適楚江也，且惑操楫女；鴟夷子游五湖也，尚挈採蓮人。天光雲影中，一葉蕩漾，得此數輩，供巾櫛之周旋，便覺米家書畫，趙家琴鶴，一切有情。然瓶供之蘭，嗅之可也，若醉服其水，則腹痛而死；鶴頂之珠，玩之可也，若誤服為丹，則腸斷而亡。噫！黃帝造舟，防溺也；而仍溺之者，蓋自溺也。